

蘇聯作家七人集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曹 瑛 華 譯

蘇聯作家七人集

曹靖華譯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出版

451·Q151·32K·P.434·¥13,400

版權所有 不准翻印



戰前上海生活初版

一九五一年一月三聯(滬)第一版(重排)

國光印書局承印

上海造00001—10000冊

• 發行者 •

三聯·中華·商務·開明·聯營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

• 各地分店 •

三聯書店 中華書局 商務印書館

開明書店 聯營書店

魯迅序

曾經有過這樣的一個時候，喧傳有好幾位名人都要譯資本論，自然依據着原文，但有一位還要參照英，法，日，俄各國的譯本。到現在，至少已經滿六年，還不見有一章發表，這種事業之難可想了。對於蘇聯的文學作品，那時也一樣的熱心，英譯的短篇小說集一到上海，恰如一羶羊肉墜入狼羣中，立刻撕得一片片，或則化爲『飛脚阿息普』，或則化爲『飛毛腿奧雪伯』；然而得到第二本英譯蔚藍的城輸入的時候，志士們却已經沒有這麼起勁，有的還早覺得『伊凡』『彼得』，遠不如『一洞』『八索』之有趣了。

然而也有並不一哄而起的人，當時好像落後，但因爲也不一哄而散，後來却成爲中堅。靖華就是一聲不響，不斷的翻譯着的一個。他二十年來，精研俄文，默默的出了三姊妹，出了白茶，出了烟袋和四十一，出了鐵流以及其他單行小冊很不少，然而

不尙廣告，至今無煊赫之名，且受擠排，兩處受封鎖之害。但他依然不斷的在改定他先前的譯作，而他的譯作，也依然活在讀者們的心中。這固然也因為一時自稱『革命作家』的過于吊兒郎當，終使堅實者成爲碩果，但其實却大半爲了中國的讀書界究竟有進步，讀者自有確當的批判，不再受空心大老的欺騙了。

靖華是末名社中之一員；末名社一向設在北京，也是一個實地勞作，不尙叫囂的小團體。但還是遭些无妄之災，而且遭得頗可笑。它被封閉過一次，是由于山東督軍張宗昌的電報，聽說發動的倒是同行的文人；後來沒有事，啓封了。出盤之後，靖華譯的兩種小說都積在臺靜農家，又和『新式炸彈』一同被收沒，後來雖然證明了這『新式炸彈』其實只是製造化裝品的機器，書籍却仍然不發還，于是這兩種新書，遂成爲天地之間的珍本。爲了我的吶喊在天津圖書館被焚燬，梁實秋教授掌青島大學圖書館時，將我的譯作驅除。以及末名社的橫禍，我那時頗覺得北方官長，辦事較南方爲森嚴，元朝分奴隸爲四等，置北人于南人之上，實在並非無故。後來知道梁敦彥雖居北地，實是南人，以及靖華的小說想在南邊出版，也曾被鋼多日，就又明白我的決論其實是不確的了。這也是所謂『學問無止境』罷。

但現在居然已經得到出版的機會，閒話休題，是當然的。言歸正傳：則這是合兩種譯本短篇小說集而成的書，刪去兩篇，加入三篇，以篇數論，有增無減。所取題材，雖多在二十年前，因此其中不見水閘建築，不見集體農場，但在蘇聯，都是保有生命的作品，從我們中國人看來，也全是親切有味味的文章。至于譯者對於原語的學力的充足和譯文之可靠是讀書界中早有定論，不待我多說的了。

靖華不厭棄我，希望在出版之際，寫幾句序言，而我久生大病，體力衰弱，不能爲文，以上云云，幾同塞責。然而靖華的譯文，豈真有待于序，此後亦如先前，將默獸的有益于中國的讀者，是無疑的。倒是我得以乘機打草，是一幸事，亦一快事也。

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六日，魯迅記于上海且介亭之東南角。

譯者初版序

七人集要出版了，在百忙中要寫幾句話，作爲小引。

但一提起筆來，一想到七人集，無限的悲哀好像黑流似的，又在猛烈的襲擊着不會平復，而且永遠也難平復的創痛的心。

七人集要出版了，但與它的出版息息相關的魯迅先生已經離開我們一個月零十天了，倘若先生在世，看到它的出版，一定愉快得同自己的書出版一樣的。我們知道他誠懇的爲朋友幫忙，爲青年介紹精神的食糧，是他一生最快意的事。在七人集的出版上，他曾用了極大的關懷。但不幸得很，現在七人集却做了先生靈前的祭禮！

七人集是從前未名社出版的烟袋與第四十一的合集。關於內容方面，讀者自己去看，此處不必介紹了。現在只就它的出版的經過，約略的寫一點。

大概是一九三三年的冬天了，Y君以爲烟袋與第四十一很有推廣到大衆中間的必要，於是同我商量，願介紹給現代書局出版。條件講好之後，我就費了幾天的功夫，將這兩本集子的錯字仔細校了一下，再把後邊的附錄——關於作者的介紹，根據新的材料，重行增刪了一回。稿子寄去之後，下文就是：不出版，不退回，寫信不答覆，託人就近詢問也不理。好像綁票似的，這兩本集子就這樣的被綁了兩年多。直到現代關門之後，還不肯把票子放回來。到今年三月的時候，魯迅先生才設法託人把它要回來。在四月一日魯迅先生的信上說：

兄給現代書局的兩種稿子，前幾天拿回來了，我想找一找出版的機會，假如有書店出版，則除掉換一篇（這是兄先前函知我的）外，再換一個書名，例如有一本便改易先後，稱爲「平常的故事」。否則，就自己設法來印，合成一本，到那時當再函商。……

這是在現代關門後，託魯迅先生就近將稿子討回，並請：如無可能出版時，可暫存先生處；如有機會出版時，『出版方便』起見，不妨將原書的次序掉換，另換書名。這是先生將稿子討回後憶及前信的事。

第四十一原有一種插畫的單本，圖爲列寧格勒著名木刻家亞歷克舍夫（Л. А.

Alexeev) 所繪，(亞氏曾在先生編印之引玉集中介紹過，此外亞氏會刻有斐定之名著城與年，爲藝術界所推崇，先生據木刻家手拓本，印造單本，並附拙述之萬五千字之城與年故事，未出版而先生已去世矣！)一看到四月一日先生來信，就想到這第四十一的插畫本，如果中文純印插圖本，不但助中國讀者的興趣與理解，而且給中國前進的藝術界一點小小的參考。即將原插畫本檢出寄去。在四月二十三日的信上說：

插畫本四一，早已收到。書出版時，當插入。

如果無書店承印時，爲着要把這些書廣播到讀者中間起見，只有自己印。關於印費方面，想自己擔負。但在五月三日的回信說：

四一印起來，款子有辦法，不必寄……

在八月二十七日信上說：

良友公司願如二十人集例，合印兄譯之兩本小說，但欲立一新名，並刪去烟袋。我想，與其收着，不如流傳，所以已擅自答應他們，開始排字。此事意在犧牲一篇，而使別的多數能通行，損小而益多，想兄當不責其專斷。書名我擬爲七人集，他們不願，故尚未定。……

在這樣的環境裏，在這「性典」之類的東西充斥了中國書市的今日，多年來遭遇

了無限災難的第四十一與烟袋，居然能重行出世，這正是求之不得的事。在歡快之餘，當即檢出四篇短稿，寄去加入。同時也想把早在滬平根據莫斯科版的我的譯本已經翻成幾種拉丁化本子，而中文本却很難得到的不走正路的安得倫也加入，並請在出版時寫點小引。在九月七日的回信說：

八月三十一日信收到，小說四篇，次日也到了，當即寫信去問書局，商量加入，尙無回信，不知來得及否。至于安得倫，則我以為即使來得及，也不如暫單行，以便讀者購買。而且大書局是怕這本書的，最初印出時，書店的玻璃窗內就不肯給我們陳列，他們怕的是插畫和「不走正路」四個字。……

在十月號的良友上，看到魯迅先生九月五日給良友編輯關於七人集的信：

頃接靖華信，已同意于我與先生所定之印他譯作辦法。並補寄譯稿四篇（共不到一萬字），希望加入。係捏維洛夫的三篇，左琴科的一篇，烟袋內原有他們之作，只要挨次加入便好。但不知已否付排，尙來得及否？希即見示，以便辦理。

他函中要我做一點小引，如出版者不反對，我是只得做一點的，此一層亦希示及；但倘做起來，也當在全書排成之後了。

在先生病倒的前日——十月十七日的信上說：

兄之小說集，已在排印，二十以前可校了，但書名尙未得佳者。……

誰知先生已于十九日晨驟然長逝了！這信是在先生逝世後第二天才收到的。此情此景，真不忍回想！先生真摯的火熱的心，刻刻的在顧念着友人，刻刻的在顧念着中國新文化的生長，刻刻的在給中國青年大眾推荐最滋養的精神上的生命素，刻刻的在創作，翻譯，校印『不欺騙人的書』給中國的讀者大眾；去滋養他們，栽培他們，使這些書在他們的心靈裏『開出燦爛而鐵一般的新花』來！

七人集合集的編定與校樣都是先生親自作的，這可以說是先生編校的最後一部書，我只是供給了兩本稿件的材料而已。

七人集要出版了，但是與它的出版息息相關的魯迅先生已經離開我們一個月零十天了！現在我只有懷着無限的悲痛，敬謹的，將這部書獻到先生的靈前，倘若它能在讀者中間有點影響的話，這都是先生之賜！

先生去世後，爲着紀念先生起見，書名決用先生親定的七人集。關於未完的校

樣，爲着方便起見，是拜託黃源先生就近代勞的。特誌于此，以表謝意。

靖華

魯迅先生去世後一月零十日記于北平。

謹以此書紀念

魯迅先生

譯者

4 18,400

目次

魯迅序

譯者初版序

第四十一

平常東西的故事

兩個朋友

犯人

鄉下老關於列寧的故事

黃金似的童年

幼兒

豬與柏琪嘉

拉甫列涅夫 (一)

拉甫列涅夫 (二)

賽甫琳娜 (一九)

賽甫琳娜 (三〇)

賽甫琳娜 (三七)

賽甫琳娜 (三六)

伊凡諾夫 (五二)

亞洛賽夫 (三五)

和平，麵包與政權·····	亞洛賽夫 (三九)
啞愛·····	左祝梨 (三九)
貴婦人·····	左琴科 (三五)
澡堂·····	左琴科 (三六〇)
平常的事·····	捏維洛夫 (三六五)
帶羽毛的帽子·····	捏維洛夫 (三六九)
委員會·····	捏維洛夫 (三七八)
後記·····	(三八五)

第四十一

拉甫列涅夫

第一章

作者不得已而寫的楔子

哥薩克的馬刀在北方圍成的閃光的環圈，清晨的時候，經機關槍猛力的掃射和紅的黨代表葉秀可夫最後的猛衝，在一剎那間，將那馬刀圈成的重圍衝破了。

由那死的重圍裏衝出來，往沙漠裏跑去的共有：紅的黨代表葉秀可夫，二十三名士兵和馬柳特迦。

一百一十九名人同幾乎全部的駱駝，都直騰騰的長眠到那冷清淒涼的荒沙灘上和彎曲低矮的灌木叢間了。

當向上尉布壘葛報告說敵人的殘部衝出的時候，他用那獸蹄一般的手掌，扭着自